

模式改革+无纸化报检 让企业“一次不用跑”

王学文

嘉兴地区年出口竹木草制品9万多批,货值18亿美元,嘉兴检验检疫局紧紧围绕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模式改革总体要求,深入开展辖区出口竹木草制品模式改革工作,在全面评估辖区出口竹木草制品风险后,采取便利放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行无纸化报检,实现98.7%的竹木草制品出口批次“一次不用跑”,切实提高了辖区企业报检通关速率。

据了解,嘉兴检验检疫局在出口竹木草企业中着力构建“以企业风险管理计划为基础,以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安全风险监控和监督管理为主要把关措施,以特殊情况下出口前抽查为辅助的监管模式”,实现“管”、“放”分离。截至目前,嘉兴地区84%出口竹木草制品企业和98.7%的出口批次实现了申报放行,有效促进了外贸出口提速、减负、增效。

同时,检疫部门借助互联网优势,不断加大出口农产品检验检疫业务信息化建设力度,组织召开无纸化报检宣贯会,全面讲解无纸化报检的流程、优势、发放宣传资料,大力推广实施检验检疫全流程无纸化,全面提升模式改革“管”“放”分离的优势,企业通过上传电子证单资料即可完成报检、检验和放行等工作,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这些信号一旦出现,千万不能小瞧

晨起感到头疼眼胀,轻微活动一下后症状逐渐缓解或消失;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重新配了眼镜却还是眼花;单侧听力下降,有轻微耳聋表现;明明没有鼻塞感冒,却总是闻不出气味,有时又会“闻”到一种实际上没有的味道,如臭鸡蛋味、橡胶味;偶有腹痛、恶心感觉,呕吐呈喷射状……上述症状如果也出现在了你身上,武警嘉兴医院神经外科专家提醒:可能是肿瘤早期,要引起足够警惕。

“清晨感到头痛、闻不出气味、恶心是常见的生理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着凉、高血压、熬夜通宵所致,耳聋和眼花也经常被认为是

衰老的表现,这恰恰是脑肿瘤的狡猾之处。”专家指出,以上症状均可归入神经系统损害,即肿瘤压迫到脑内哪个部位,该部位的功能区和神经就会出现相应症状。例如,我们最常听说的肿瘤压迫视神经,就会损害视网膜上的视觉细胞,进而引起视神经损伤,患者此时就会出现视物不清的感觉。

最后,专家再次温馨提醒,莫以症轻而忽视。身体出现的任何细微症状,都有可能是重大疾病发出的信号。因此,尽早重视、及时治疗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刘海龙/文

图说新闻



日前,嘉兴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赴浙能嘉兴电厂,对该企业进口的推耙机实施检验监管。在核查相关证书、确认该推耙机的排放标准符合国家标准后,这台重20吨,货值一百四十几万元人民币的庞然大物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为防治大气污染,保障辖区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嘉兴检验检疫局及时配置监管力量,加强人员培训,严格入境验证,坚决防止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产品进入国门。

屈炳华 王轶星 文/摄

四角书影(44)

初无意 后难持

——《朱生豪情书》

“门前临着一条小河,常常可以望那些乡下人上城下乡的船只,当采桑时我们每喜成天在河边数着一天有多少只桑叶船摇过。也有渔船,是往南湖捉鱼虾蟹类去的,一只只黑羽的捉鱼的水老鸭齐整整地分列在两旁,有时有成群鸭子放过。进香时节,则很大的香船有时也停在我们的河埠前。也有当当敲着小锣的寄信载客的脚划船,每天早晨,便有人在街上喊着‘王店开船’。”老一辈的嘉兴人大抵是最熟悉这些场景的吧。这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写给妻子宋清如的信中的一段,写的是他少年时代在故乡嘉兴的生活场景。而年轻人开始了解朱生豪大多是通过《朗读者》的节目,一对结婚26年的夫妻对吟朱生豪的情书。

有人说,朱生豪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给宋清如写情书和翻译莎士比亚。那么第一件事当从他的大学讲起。朱生豪在杭州之江大学的最后一年遇见了他一生的挚爱——刚入学的宋清如。那时的他未曾想到,宋清如为了来到之江大学念书,固执地拒绝了父母为她早早定下的婚约,不惜拿嫁妆当学费也要赴杭上学。这个新派小姐带着跨越山海的勇气与朱生豪一相恋就是一生。1933年大学毕业后,朱生豪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纂工作。初入社会,朱生豪渐渐发现现实与理想有着太大的差距,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填补日益暴涨的物价。清贫乏味的生活里,与宋清如的通信便成了他生命荒原里的玫瑰。

1935年朱生豪接受了詹文浒关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建议。1936年春他正式着手翻译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在给宋的信中这样写道,“世界到处都是一样的,既瞻望不见向前的路,也没有可以归向的地方,我总想不出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所以到这里我相信朱生豪的翻译工作绝大多数是出于维持生计以及工作的惯性。但随着对莎翁作品的深入阅读,他渐渐走近了这位伟大的剧作家。他说“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富有舞台上的经验,因此他的剧本没一本是沉闷而只能在书斋里阅读。”“今晚为了想一句句子的译法,苦想了一个半钟头,成绩太可怜,《威尼斯商人》到现在还不过译好四分之一,一定得好好干下去。”“我已把一改再改的《威尼斯商人》正式完成了,大喜若狂,果真是一本翻译文学中的杰作!把普通的东西翻到那地步,已经不容易。莎士比亚能译到这样,尤其难得,那样俏皮,那样幽默,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见到过。”“窗外下着雨,四点钟了,近来我变得到夜来会很倦,今天因为提起了精神,却很兴奋,晚上译了六千字,今天一共译一万字。我的工作的速度都是起先像蜗牛那样慢,后来像飞机那样快。”为了更好的阅读效果,朱生豪在翻译的时候经常自己在屋里把对白念出来,正是因为这样,后来的话剧舞台上,演员往往选择朱生豪的译本,他的语言更灵动,对白更自然。而这一年,宋清如在湖州的女校开始了教学生涯,工作之余帮助朱誊抄、校勘。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带有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他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后辗转至新滕等地避难,稍得安宁,即埋头补译失稿。1941年太平

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冲入“中美日报”馆,朱生豪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再次收集的全部资料与译稿。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在枪林弹雨中守着自己的信仰。1942年他与宋清如在上海结婚,至年底把译稿丢失的莎氏喜剧全部补译完毕。1943年1月,朱生豪携夫人回到嘉兴定居,他闭门不出,把全部精力扑在译写工作上。工具书仅有两本字典,译出了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朱生豪于1944年离世,在生命最后的光景里拖着病躯翻译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莎翁巨著。他像一个莎翁戏剧的守夜人,在人生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为路过此地的旅人点亮微弱而温暖的烛光。

世间最优雅而深情的爱莫过于“近着你会使我惆怅,因此我愿常远远地忆你。如果我们能获得长寿,等我们年老的时候,我愿和你卜邻而居,共度厌倦之暮年,此生之愿足矣!”

那时没有一秒钟就可以到达的电邮,等一封漫长得如同一生,但是慢一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慢一点才能写出优雅浪漫的话语,慢一点才能仔细寻觅盼望的爱情接到彼此的信。“真快活,风和日暖,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世上一切算得什么,只要有我。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沈育晓/文

